

景行芳远

——追忆宋景芳总编辑

□李万泉

2023年8月25日清晨，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划破了夏末的宁静。屏幕上跳动着宋总女儿爱华的名字，我心头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寒潮般席卷全身。接通电话，她的声音哽咽而克制：“我爸昨天晚上走了。”我没有追问细节，没有客套的安慰，只是握着手机呆坐在床边，大脑一片空白。泪水毫无征兆地决堤而出，润湿了衣襟，也润湿了那个永远失去您的清晨。

我匆匆驱车赶往洛阳您的家中。家门虚掩，屋内没有设灵堂，安静得令人心碎。我轻轻走进您住过的卧室，阳光斜斜地洒进来，照在床头那张合影上——那是2010年报社新班子成立后集体去洛阳看望您时拍的。我伏在您床前的地上，忍不住放声大哭。记得有次来看您，您把我叫进这间卧室，指着那张照片，目光温和地说：“你看，我把合影放在床头，每天起来都能看见你们。”可如今，相框还在，人却已远。我们，再也看不见您了。

初识您，是1986年的秋天。那时我未满22岁，以洛阳地区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豫西报社。《豫西报》创刊于1985年5月1日，您时任河南日报社洛阳地区记者站站长，被洛阳地委从《河南日报》“挖”到豫西报社筹备组，白手起家筹建这份报纸。初创之际，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您和段总、马总带着寥寥数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点灯熬油，硬是把一份报纸从无到有地撑了起来。1986年报社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年龄要求25岁以上、35岁以下，报社急需有经验的编辑记者，专门对年龄有具体要求。或许是我考了第一名的缘故，或许是您面试时对我这个毛头小子网开一面，我被破格录用了。进报社后我便跟随您任要闻科工作，直到1994年底您退休。八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如春水润物，无声地奠定了我一生的职业底色与人格根基。

您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业务水平之高，报社无人不服。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程玉峰(后调到郑州日报社工作，曾任总编辑)编辑一篇稿子，遇到几处表达，反复斟酌仍觉不妥。稿子送到您案头，您沉吟片刻，提笔圈点，每一处改动都恰到好处，如钥匙入锁，严

丝合缝。我和程玉峰心底除了服气，还是服气。1987年，有位通讯员写了一篇稿子，讲述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农村妇女，三次进城，靠养殖致富的故事：第一次进城买小鸡，鸡生蛋卖钱；攒足了钱又进城买羊，羊生羊；卖了羊再进城买牛，牛生牛仔，终于蹚出了一条脱贫路。中间审稿人将标题改为《她是如何念活小本致富经的?》，了无生气。稿子到了您手里，您略一思忖，落笔改作《李秀英三进山城闯富门》，这篇稿子后来荣获河南省新闻奖。若无您改的那个标题，能否获奖，恐怕要打上大大的问号。还有一次，一位记者写了篇关于酒厂的报道，讲一位有魄力的党委书记力挽狂澜，救活了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原标题大约是《改革者》，直白浅露。您大笔一挥，改为《云开日出酒飘香》——七个字里，有风云，有气象，有酒香，更有希望。类似点石成金的例子，如繁星缀空，不胜枚举。

在您身边，我学到的远不止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您不仅教我如何编稿、如何画版，更在潜移默化中教我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中站稳立场、守住本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场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您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那份坚定与清醒，至今仍是我为人世处的标尺。2004年，我担任三门峡日报社总编辑；2010年，又担任党委书记、社长。一路走来，艰辛备尝，困惑良多，但我始终不忘初心。我暗暗告诫自己，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我改变不了，但绝不随波逐流！回望来路，我深知自己不过薪火相传中的一员——几十年风雨兼程，正是一代代报人接续奋斗，才让这张报纸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力量。我心中始终以您为榜样，以身作则，竭尽所能守护报社风清气正的氛围。您教会我的道理，我教给了后辈；您传给我的那把尺子，我一直用来丈量每一篇稿件、每一次抉择。

2019年1月，因身体原因，我离开工作36年的报社，到湖滨区任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时，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那沉默，像压在我心口的石头，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您舍不得让我离开您一手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您而言，那是心血，是孩子，是生

命的一部分；可您又心疼我，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怕我再硬扛下去会垮掉。您在电话里说：“身体要紧。”只有四个字，声音却有些发颤。我握着电话，泪流满面。

记得1991年的秋天，我和您一同去新疆采访。在巩乃斯草原上，我们并肩躺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头顶是瓦蓝瓦蓝的天空，清澈得如洗过一般。风从远方吹来，带着青草与野花的清香。您忽然悠悠地说：“真想安歇在这片大草原上。”那个瞬间，我记住了您眼里映着的天空的颜色——那般辽阔、澄澈而自由。在乌鲁木齐，要去看您的一位亲戚，由于带着东西还要走一段路，我说打出租吧，您板着脸批评我：“有公交车为什么要打出租？”那语气、那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还记得1987年，我和同事偷偷躲在办公室的阳台上支起棋盘厮杀正酣，被您当场“抓获”，您没有发火，只是看了我们一眼，那一眼里有关切，也有告诫。还有去您家，阿姨亲手做的捞面条，面条筋道、浇头喷香，那碗面的味道，我后来再也没尝到过。还记得我给您送过的唯一一次礼，是半袋红薯，老家地里刨出来的，您笑着收下了，可我知道，您笑的是我那份笨拙而真挚的心意……

退休之后，您仍然每天雷打不动地阅读报纸，把好稿子、好标题一一遴选出来，不足处也逐一指出，直到85岁后眼睛实在不行了，才不得不放下这项工作。您常说，一张报纸的品格，要靠一代代人共同守护。我们几个曾在豫西报社工作过的老同志，偷偷计划着给您过一个热热闹闹的90岁生日。我拜托报社老同事帮忙收集资料，准备拍个小视频，送给您一份生日的惊喜。可是，在距90岁生日仅差两个多月的那天，您走了。那份惊喜终究没来得及送出，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您走后，报社老同事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没有动笔。一是那时我根本无法平静下来，每次提笔便情难自己；二是您在我心里太重了，重到我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该用怎样的文字才配得上您对我的厚爱。

后来，家人将您的骨灰安葬在老家澠池。安葬那天没有人告诉我。我知道后，独自回到澠池，在陌生的山野间寻了

许久，才找到您的“新家”。我在墓前敬献了一束鲜花，俯身重重致敬。风吹过来，沙沙的，像翻动老报纸的声音。

前几天，我给您女儿爱华打电话，问您的三周年紀念安排，得知按照老家规矩已提前一个月进行了。我握着电话，久久无言。心想，我只好一个人去看您了。

或许随着时光冲刷，若干年后，不会再有多少人记起您——记起您是《豫西报》《三门峡日报》的创始人，记起您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第一颗新闻种子。可是，我不会忘记。您是我青春岁月里最明亮的灯火，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巍峨的山峰，是我生命中最深沉、最温暖的记忆。这张报纸不会忘记，从这里走出的新闻人不会忘记。您播下的那颗种子，早已在接力耕耘中生根发芽，长成了一片树林。

您在草原上说起生命的归宿，可您终究回到了家乡的泥土里，回到了那片厚实的黄土地。但在我心里，您永远是那个躺在草原上望着瓦蓝天空的身影——风拂过您的白发，阳光洒在您的肩头，您转过头来，对我微微笑着。宋总，您知道吗？每每想念您时，总能在梦中见到您，每次，您都是笑着和我说话，我也笑着，一如从前。可是梦醒之后，枕边已湿了一大片，才惊觉那个能让我笑着醒来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今年8月24日，是您离开周三周年的日子，我会再去看您，安静地坐在您的身旁，像当年在草原上那样，陪您说说话，陪您吹吹风，陪您望一望天空。

宋总，您早已不是我生命中的一段过往。您是那个在草原上指给我看天空的人，是那个教会我用笔说话的人，是那个我伏在床前喊一声“宋总”便泪流满面的人。如今，草原上的风依旧吹着，而您教过我的那支笔，还在纸上沙沙地响，您活在我往后余生的每一次呼吸里。您把“景”交给了风——从此每一次起风，我都知道您来过；您把“芳”留在了纸上——此后这张报纸的每一个字里，都藏着您传给我的那把尺子。景从风中来，芳在纸上留。风不停，纸不竭，宋总，您从未离开，您只是化作了后继者深夜编辑出版报纸时，抬头看见的那盏灯。



溯源仰韶

□文凤

陶文

一捧黄土，被七千年前的窑火
烧出流动的鱼纹
花瓣彩纹，是华夏最初的图腾
光影撞碎时间的壁垒
史前的日月
在环幕里往复轮转
站在数字洪流与古陶之间
我们各自揣着同一片土层的温度
先民以泥坯为画布，耕种烟火山河
我们以文字为代码，追寻文明根脉
神鸟振翅，驮起赤日霞光
七千年的纹路在此刻重叠
无需对白
能读懂彩陶密语的人
自然读懂彼此笔下
扎根故土的执念

回声

玻璃早被光影消融
陶罐里封存的远古低语
顺着数据，漫涌而来
制陶、耕种、祭祀的烟火与鼓声
触手可及
黄土埋葬文明最初的代码
花瓣纹样
是大地开出的第一朵华夏
我们携笔墨穿越虚实之间
顺着流动的陶纹，逆向溯源
以一行行文字回应久远的岁月
接住土层与光影漫来的温柔
接住——
绵延千年的山河
跨时空的回响

一池荷花向阳开

□侯俊杰

水清清，叶团团，草漫漫，花艳艳。涧河中，黄河边，一池荷花开，满园清香来。

涧河的荷花池，原本是乱石滩和污水沟，早年污水漫流，杂草丛生。涧河治理后，河水清洁，方石砌岸，蝶变为三门峡市区一处绝美的休闲赏景去处：行道直而畅通，护栏立而挺拔，两岸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青树翠蔓，蒙络摇缀。春来，桃花开而灼灼，月季放而簇簇。盛夏，荷花盛开，别有情趣丛生。岸护花，花映岸。游人如织，老少咸宜。或晨练，或拍照，或赏花，或伫立凝视，或漫步徜徉，其乐融融，其趣洋洋。钓者如云，愿者，上钩；得者，则喜形于色；失者，则凝视而待。得失之间，怡然自乐。有飞鸟至，俯仰跳跃，鸣声上下，不知是鸟看花，还是花偷鸟？有鱼儿游，或怡然不动，或往来翕乎，似与游人相乐。

荷花色有红。曹植《洛神赋》云：“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用荷花之红艳比喻神女之娇容。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色有白。其白，如纱似雪，比云像霜。白，来自荷花花瓣基部的乳白色，也来自莲子白色。宋代释仲殊《荷花》诗：“水中仙子并红腮，一点芳心两处开。想是鸳鸯白头死，双魂化作好花来。”

荷花色有紫。寓红的热烈与蓝的清冷于其中，是与叶色的交融与结合，给人以清凉、安静与梦幻。

荷花色有黄。其花蕊为鲜黄色，在红白花瓣的映衬下格外明丽……

荷花池南岸，有庙底沟文化遗址。此处所出彩陶上的花瓣纹图案，是此类文化的典型代表。彩陶上的花瓣纹，有人说昰菊花，有人言为玫瑰，更有人认为荷花。此说从荷花花瓣的脉理和花瓣短而稍宽等特点，与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饰特点非常吻合。不知今人种的荷花是否有意而为？

荷花又称“莲花”。其圣洁又高雅，叫人亲，使人爱，令人敬。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独爱荷花，其《爱莲说》则称荷花为“花之君子者也”。“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诗人借花言志，托物抒怀，歌颂了荷花坚贞而高洁的品格，表现了作者洁身自好的高洁人格，寓意着对追名逐利世态的厌恶。

故曰：荷花高雅而清洁，是做人品格的象征。当今之世，芸芸众生，滚滚红尘，熙熙攘攘，为名为利，所求各异。为人者，当效荷花之清高，既不消极避世，也绝不同流合污，永远保持清白的操守和正直的品德。



伏牛

题字：邵玉铮

壮子沟

□祝庆贺

一天早上，我在家熬糝子饭，可怎么也熬不出儿时柴火灶饭的那种喷香，猛然就想起家乡的糝子饭，喉咙里立刻暖得发痒。第二天就约了发小章子重回壮子沟，重温儿时记忆。

壮子沟以前的“壮”左边是个“石”，右边是个“童”。本是沟里乱石林立、石壁高耸、道路崎岖的意思，后来那个字从字典里消失了，人们写成了“壮子沟”。

壮子沟位于卢氏县朱阳关老鹳河南岸，过鹳河大桥，沿河往西再向南，往路沟再走三公里，就到了壮子沟口。一路上，层林尽染，树木在车窗外一棵棵往后退，山谷里两座陡峭山崖嵌着一座小桥，桥下就是壮子沟。

从前的山崖谷间，一瀑凌空飞泻，落差三十余米，白练撞在石壁上，哗哗有声，落在谷里溪水淙淙。一到雨季，水流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幼年去壮子沟拾柴，深一脚浅一脚，沿羊肠小道七拐八绕，感觉随时会“撞”到石壁上。我们一群“刁”孩子，绕着山崖边小路往上爬，爬到山崖顶，早已饥肠辘辘。我背靠岩石，掏出娘做的苞谷面火熬子

馍，舍不得多吃，小小啃两口，即使这样，往往还没到拾柴的山坡，干粮就光了。无奈之下，大伙便一齐吆喝：“干粮吃净，主意拿定，一天一挑柴，不黑不回来。”

如今再看这峡谷，两山山崖之间架起了一座石拱桥，像一条天路，在云雾里穿行，如在仙境，人在其中便有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雄壮感。进了壮子沟，人立刻被奇石与浓绿抱住，身边巨石林立，栎树、黄栌、枫树被秋风染得红一片，黄一片，簇拥而来。柿子树上挂满熟透的果子，坡边的野生猕猴桃一串串挤在一起，看着让人眼馋。不远处的山坡上，几位妇女正在采药，章子上前问采的是什么药，一位妇女说：连翘、五味子，见啥采啥。又问今年价钱，她说行情好，湿连翘一斤十多块，一天能采二三十斤，能挣三百多。我看着她们在树林里灵活穿梭，像兔子一样，眼里满是过日子的盼头。

这场景让我想起上中学那几年，我也跟在大人后面采过药。那时的我像猴子一样在灌木丛里钻，脚下厚厚的枯枝败叶，散发着腐朽的气味。我们脖子上挂着的竹编挎

篓一甩一甩，时不时碰着树枝。

不知不觉到了“栖云山居”，这里曾是个居民组，叫刘家庄，大部分居民搬迁到城里，乡里引来客商投资改建，变成了民宿。它三面环山，云海缭绕，环境清静，不少外地游客在这里吸氧休闲。

民宿背后的路垭，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一路上，青冈、梓栎树密密生长，藤蔓荆棘挡了一路，爬过山岭，一位老汉迎面走来：“章子，我等你们好一会儿了，典娃在街上香菇大棚忙，一时回不来，糝子饭快熬好了。”章子问：“街上有大房子，咋还住在山里？”老汉笑眯眯地说：“街上挤，住不惯，山里自在，心里踏实。”章子告诉我，这是他战友的父亲，这几年种香菇，一年少说挣七八万，再加上天麻、猪苓、连翘，收入比我们还高。老汉说，种香菇辛苦得很：年前备料、装袋、消毒、灭菌、点菌、养菌，忙到秋后；天冷了，菌棒长成了，搭棚上架；初冬出菇，凌晨两点就要起来采菇、修剪、烘干，活稠得像一串串酸葡萄。说到辛苦，老汉脸上的皱纹像烘干的香菇，皱皱巴巴；说到挣钱，满脸又像开放的花

菇，白白亮亮。他说：“咱农村人不怕苦，就怕饿肚子、兜里没钱。”

不一会儿，糝子饭和一盆酸黄菜摆在我们眼前，那热腾腾、黄灿灿的糝子饭煞是馋人，新鲜玉米的醇香扑鼻而来。老家人腌的酸黄菜脆嫩爽口，夹上一筷子，酸润的菜汁扯着丝，一口饭就着菜鲜香解腻，正是我心念念的家乡味。

饭后，我们顺着羊肠小道往岭上走，累得气喘吁吁，问老汉高寿，他从容说：“八十有二。”问起过去事，老汉打开了话匣子：这里曾是楚汉边界，湖北土匪齐二寡妇在石马古寨练兵，曾从这儿过；太平天国陈玉成回师，也路过这里。民国刀客多，烧杀抢掠，我父亲那一辈一听刀客来了，就翻路垭躲到南阳别廷芳的地盘，别司令在，刀客不敢来。

再往山顶爬100米，垭口一下子开阔起来。站在峰顶往下看，群山巍峨，天空湛蓝如洗。向东望，沟壑下面是西峡县的黄沙村、珠宝沟；南望石马古寨，仿佛还能看见当年齐二寡妇练兵的阵仗；北望熊耳山，连绵苍茫，鹳河两岸，一幅百里画廊。

